

最近一段时间,对于教育培训机构学而思的口诛笔伐,使得中产阶层对于子女教育的集体焦虑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。

中产阶层的孩子可能是中国学业压力最大的一群孩子。这绝非夸大其词,对于上层精英而言,虽然他们也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,但不用担心孩子无法继承自身的地位,所以不用像中产阶层那样疯狂地介入孩子的学习过程;对于底层群体而言,他们往往有心无力,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。

孩子的教育开支在中产阶层的消费结构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——上层精英的教育投入即便数额巨大,但与其总资产相比微不足道;底层群体的大部分收入被用于劳动力的再生产,能用于教育投资的剩余相对有限;只有中产阶层,他们对教育问题尤其敏感,他们会竞相购买学区房,这既是一种消费行为,也是一种投资行为,既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,也可能带来巨大的潜在收益;孩子们奔波于奥数、英语等课外辅导班,还要学习钢琴、舞蹈、游泳、绘画、航模、编程等才艺。

中产阶层对孩子教育的集体焦虑,一是因为大城市中产阶层的规模在迅速扩大,而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又是稀缺的,所有人都竭尽全力对孩子进行人力资本投资,从而导致竞争不断白热化,学业竞争从过去的高中提前到幼儿园,我们可以称之为“幼儿园大战”。

二是因为优质教育资源的集中化趋势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中国各地的基础教育资源虽然也存在一定的区域不平衡,但远远没有当下这么严重,比如很多县级中学在省内都是名校;进入本世纪以来,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一批所谓的超级中学,它们往往集中在省会城市,这些学校将全省的优质生源几乎一网打尽,导致了教育资源的进一步失衡;这种失衡又会加剧家长的焦虑,使学业竞争像军备竞赛一样升级。

三是因为财富分配的扁平结构向金字塔结构转变,社会分层越来越精致。在1998年的住房改革之前,决定中国社会分层的主要因素是工资性收入,虽然存在收入差距,但社会财富的分配总体上是扁平化的;住房商品化和资产金融化,使得财产性收入逐渐成为社会分层的主导因素。对于中产阶层而言,进一步上升

古人有没有节假日呢?当然有。那么宋代每年有多少天是节假日呢?宋人笔记《文昌杂录》里有对北宋中前期公务员休假制度的详细介绍:“祠部休假,岁凡七十有六日(这个合计休假日数似乎有误):元日、寒食、冬至各七日,天庆节、上元节同;天圣节、夏至、先天节、中元节、下元节、降圣节、腊日各三日;立春、人日、中和节、春分、社(春社)、清明、上巳、天祺节、立夏、端午、天贶节、初伏、中伏、立秋、七夕、末伏、社(秋社)、秋分、授衣、重阳、立冬,各一日;上中下旬各一日……百司休焉?”

这里的“祠部”,相当于“国务院节假日办公室”。可以看出,宋代的法定节假日挺多的,主要可分为两大



【灯下碎语】

## 『学而思』热背后,是中产的集体焦虑

非常困难,但下降非常容易,这使得他们充满了不安全感。

中产阶层迫切希望为孩子创造向上流动的通道或防止跌落的安全网。对于既无资本又无特权的“中产阶层”而言,教育是他们最值得信赖和依靠的社会地位投资方式。事实上,年轻一代中产阶层大多是高等教育的受益者,自身的经验也告诉他们:教育才是王道。

说到孩子的教育问题,似乎存在一个悖论:一方面,我们都非常艳羡这一代的孩子,“你们赶上了好时候”,也就是说,孩子的受教育机会和条件越来越好;另一方面,孩子们的学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,我们会非常同情地说:“现在的孩子没有童年”。

七零后、八零后大多有过上树捕蝉、下河捉蟹的经历,滚铁环、跳房子、捅马蜂窝是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;这一代人基本到了初三、高三才进入白热化的学业竞争,而平常的他们还保有一

定的闲暇和自由。而现在,当七零后、八零后为人父母,“赢在起跑线”成为他们的口头禅。学业竞争不断被提前,不仅高考、中考、“小升初”让家长念兹在兹,甚至连入园、入托都需要家长使出全身解数,动用各种社会关系。

中产阶层最关心的是孩子和房子。于是,兼顾孩子与房子的学区房成为最受追捧的投资品。“择校热”席卷全国,家长们需要提前数年开始筹划购置学区房,以便把孩子送进户口对应的幼儿园和小学。

中产阶层父母对孩子学业的介入也登峰造极。以往,学校是教育产品的主要提供者,父母最多提供一些课外辅导;而现在,父母对学校教育的参与越来越多,他们还常常与孩子一同参加课外辅导班的学习,一些示范幼儿园和私立学校甚至要求母亲是全职太太,这样才能为孩子提供更多的辅导。家长们还会通过QQ和微信群自发组织起来,相互交流,相互攀比,“别人家的孩子”和“别人家的父母”给彼此带来了巨大的群体压力。

家长把孩子们送到教育培训机构或老师们的课外辅导班,提前学习高年级的课程内容,其实质就是“抢跑”。在我看来,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不是应试教育,而是家长用短跑的心态来指导孩子的马拉松。

当每个人都悄悄抢跑的时候,其结果就是起跑线的不断前移。无休止的“抢跑”让孩子们丧失了学习的乐趣,家长们常常这样给孩子打气:“再加把油,等考上大学,爸爸妈妈就不再管你的学习了!”这就是悖谬所在:拼命学习是为了将来不学习。

当前中国教育的一个突出问题在于,它在本质上排斥

青少年的参与,是一种缺乏自由选择权利的教育。所谓的素质教育,与“填鸭式”的应试教育其实差别不大,只不过应试教育填充的是“书本知识”,素质教育填充的是各种“才艺”。这种素质教育“费钱”的一面,使得穷人的孩子和农村的学生被排斥在外;它“功利”的一面,使得参与其中的孩子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学习的乐趣。

更为荒唐的是,大家都说孩子没有童年,都痛恨奥数 and 培训班(对学而思的攻击就集中体现了这种情绪),但没有人愿意退出,因为退出就意味着掉队。示范幼儿园、重点小学、重点初中、重点高中、重点大学,一环扣一环,每一个环节都不容掉链子。竞争压力造就了“虎爸虎妈”,而“虎爸虎妈”又进一步恶化了竞争氛围,这是一个自我循环的体系。

这是一个典型的集体行动困境。

中产阶层对孩子教育的焦虑源于自身地位的不安全感,这是一个世界性现象,全世界的中产阶层都缺乏安全感,他们害怕自己有一天会掉队;东亚社会又尤其注重孩子的教育,大家都喜欢比较孩子的成绩,激烈的竞争放大了人们的焦虑;此外,中国社会的评价标准非常单一,孩子比成绩,成年人比财产或权力,标准越单一,失败者越多;标准越多元,失败者越少。

为什么会焦虑,就是因为有不确定性,如果注定不能翻身,你肯定不会焦虑;如果地位巩固,你也不会焦虑。只有那种不上、下不下,可上可下的状态,才会让你焦虑。中产阶层就处于这么一种状态。

你敢退出吗?  
(本文作者熊易寒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,来源:澎湃新闻)



母住在三千里外,每三年即有30日的探亲假)、婚假、丧假等未计在内。

寻常市民有休假的权利吗?也有。在宋朝的官营手工业坊中,雇佣工人是有节假日的,一年大概可以休假60天,包括每月三日的旬假,以及元旦、寒食、冬至、圣节、请衣、请粮、请大礼等节假日。这些工匠每日的工作时间约为10小时,每年炎夏时节,即从五月初一到八月初一,这三个月里,每日的工作量还会减半,如果换成时间,即相当于工作半日。至于私营行业的佣工在节假日是否休假,宋政府似乎并没有作出规定,大概这属于民间社会自行调节的事务吧?

(摘自吴钩《生活在宋朝》)

【书中风云】

## 二战美军战俘营中地下交易:囤香烟,倒卖彩票

17号战俘营里有大批理财高手,也有为数极少的败家子。为了获得足够的食物,并不断扩充自己的“金融帝国”的势力范围,很多战俘用香烟换米饭,而且玩的是期货,香烟完全是预付的。

这里有一个时机问题,我就是玩这种供求游戏的高手。这种游戏通常是这样的,当香烟供应量大的时候,一碗米饭可以换10支香烟,当香烟流通量变得最小的时候,一碗米饭只能换一支香烟,绝大多数香烟都被抽掉了。等到日本人再给我们发香烟的时候,通常是每人一包,一包10支,米饭的价值又升高了。我对于汇率的波动极其敏感,因为我是大户,我甚至凭借个人的力量,影响汇率。一般来说,汇率大约5至6个星期波动一次。

做战俘营里的“富翁”也挺让人头疼。我得想办法把我交换而来的米饭,保存5天、10天,甚至更多的日子,保证它不变质,因为我所交换的米饭不一定是未来的,有的时候是当天的。我要让自己的投资不受损失,必须保证当天交换而来的米饭的新鲜程度。在这个情况下,第二天把自己手里的米饭卖掉或者吃掉就显得非常重要。

时间长了,总会有些人无法兑现他们的米饭,他们抽了别人的香烟,只能把自己的基本口粮交给债权人。这样做的后果是,他们只能饿着肚子下井,很可能会送命。某些债权人采用强制手段逼债,如果这些债务人不偿还米饭,他们将受到殴打,或者其它折磨,由于理亏,这些倒霉的债务人往往被债权人剥夺食物。

针对这种情况,我和马梅罗少校商量,由他颁布了战俘的“破产保护制度”,确保那些丧失偿还能力的人可以获得自己的基本口粮。其实这不是一种公平的制度,明显地偏袒弱者,而弱者很可能是无赖。欠债还钱,本是公理。可是这种近似于黑手党的制度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可,因为生命比财产重要,食物就是生命。另外这个制度的存在,也是对“富人”的一种保护,它的存在提醒他们在做生意的时候要选准对象。

我们的“破产法”和通常的破产法有些差异。首先,破产者必须偿还债务,不可以有任何借口。这意味着他必须将获得的香烟全部偿还给债权人,直到债务了结为止。其次,如果他选择一天少吃一顿饭,将省下的那顿饭偿还债权人的话,债权人不得在他吃另外两顿饭的时候骚扰他。我们建立的非常正规的“仲裁法庭”会定期在每个营房贴出告示,公布所有申请破产者的姓名和号码。

在做了一年的交易人之后,我决定策划一次抽奖,奖品极其诱人:一个完整的红十字包裹。我要“收缴”伙伴们手上零散的香烟,让他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米饭去交换,让一些伙伴能够摄入的可怜的能量,不被别人占据。我花了整整一个月才收集齐红十字包裹的物品,总共支付了420包香烟。

彩票是从一个日本矿工手里买的,绝对正规,正面是日文,背面是阿拉伯数字,战俘们没办法复制。一包香烟买一张彩票。我鼓励那些没有一整包香烟的人和他人合伙投注,也就是让他们把手里的烟凑成整包投注。

兄弟们热情很高,每个人都知道,获得了那个红十字包裹,就等于获得了生存的机会。红十字药箱里的任何一件东西都是可以交换食物的硬通货,而且永远不会贬值,越往后越保值。

抽奖在一个轮休日举行,拥有彩票的兄弟们悄悄地聚到食堂,吃午饭的时候抽出了那个号码。那个幸运儿兴奋得跳上了饭桌,他大声叫道:“感谢上帝,我有机会活下去啦!这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二次胜利,第一次是被征兵!”

我大赚一笔,卖彩票得到了675包香烟,净赚200多包。兄弟们手里的香烟基本上被我“收缴”上来了。我给了休利特医生一百多包香烟,让他分给生病的兄弟们,又分了一些香烟给好朋友们,还送了一些给厨房的人,剩下的作为交易的资本。

(摘自《活着回家: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》,【美】列斯特·坦尼 著)

【阅案所得】

## 宋代法定假日 每年超一百天

类:一是元日(春节)、寒食、端午、重阳、腊日等传统大节,以及冬至、立春、立夏等节令;一是“天庆节”“天圣节”“先天节”“降圣节”“天贶节”这几个官方设立的政治性节庆日。

在这些普天同庆的节

日,宋朝的“节假日办公室”都要给官员放假,其中元日、元宵节、寒食节、天庆节、冬至5个大节各休假7天,合计35天;天圣节、夏至、先天节、中元节、下元节、降圣节、腊日7个节日各休3天,合计21天;立春、人日、中和节、春分、春社、清明、上巳节、天祺节、立夏、端午节、天贶节、初伏、中伏、立秋、七夕、未伏、秋社、秋分、授衣节、重阳节、立冬21个节日各休假1天,合计21天。

跟唐朝一样,宋代官员每个月还有三天的旬休,一年合计36天;再加上77天节日假,可以算出来,宋朝人一年有113天节假日,与今日中国大陆的节假日天数差不多。但宋朝官员享有的休假天数,应该比今人更多一些,因为还有探亲假(父